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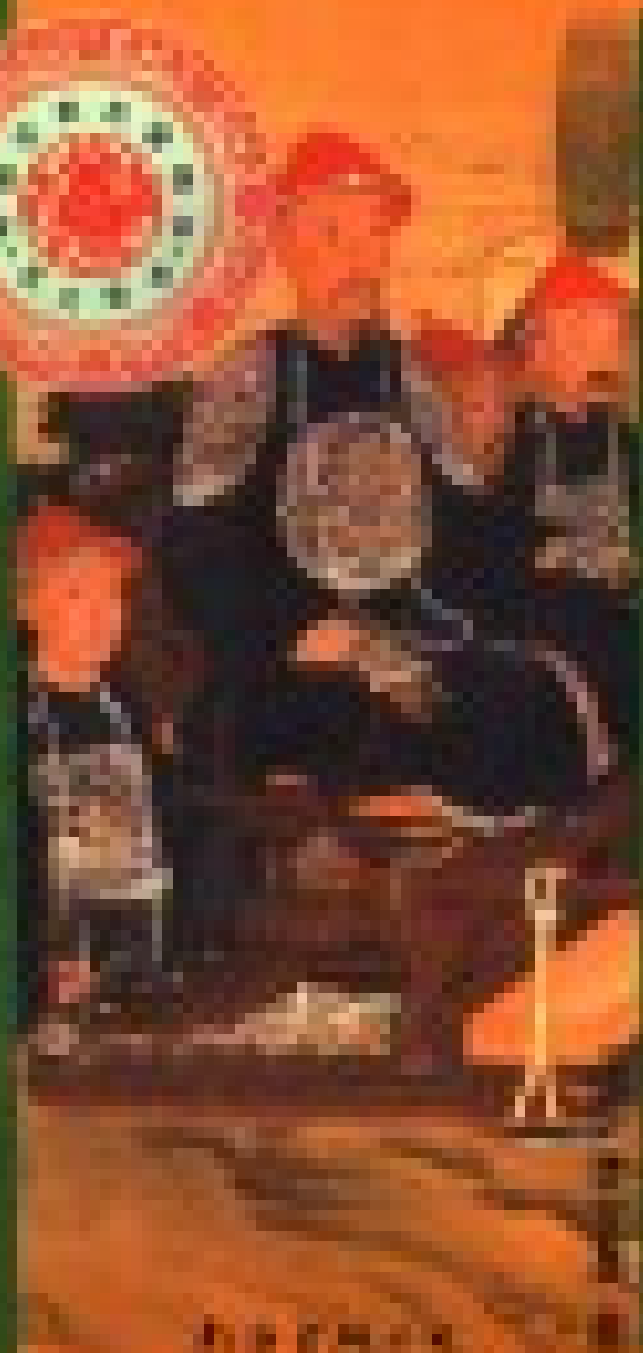


官场现形记 (下)

(清) 李宝嘉 著

南海出版公司

官場現形記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古典名著精华

官场现形记

(下)

(清)李宝嘉 著

南海出版公司

目 录

第 一 回

望成名学究训顽儿 讲制艺乡绅勸后进 (1)

第 二 回

钱典史同行说官趣 赵孝廉下第受奴欺 (11)

第 三 回

苦钻差黑夜谒黄堂 悲铸级蓝呢糊绿轿 (23)

第 四 回

白简留情补祝寿 黄金有价快升官 (34)

第 五 回

藩司卖缺兄弟失和 县令贪赃主仆同恶 (45)

第 六 回

急张罗州官接巡抚 少训练副将降都司 (58)

第 七 回

宴洋官中丞姻礼节 办机器司马比匪人 (70)

第 八 回

谈官派信口开河 亏公项走投无路 (82)

第 九 回

观察公讨银翻脸 布政使署缺伤心 (95)

第 十 回

怕老婆别驾担惊 送胞妹和尚多事 (107)

第十一回

穷佐杂夤缘说差使 红州县倾軋斗心思 (120)

第十二回

设陷阱借刀杀人 割靴腰隔船吃醋 (134)

第十三回

听申饬随员忍气 受委屈妓女轻生 (147)

第十四回

剿土匪鱼龙曼衍 开保案鸡犬飞升 (162)

第十五回

老吏断狱着着争先 捕快查赃头头是道 (177)

第十六回

瞒贼赃知县吃情 驳保案同寅报怨 (192)

第十七回

三万金借公敲诈 五十两买折弹参 (206)

第十八回

颂德政大令挖腰包 查参案随员卖关节 (222)

第十九回

重正途宦海尚科名 讲理学官场崇节俭 (238)

第二十回

巧逢迎争制羊皮褂 思振作劝除鸦片烟 (252)

第二十一回

反本透赢当场出彩 弄巧成拙蓦地撤差 (265)

第二十二回

叩辕门荡妇觅情郎 奉板舆慈亲勸孝子 (280)

第二十三回

讯奸情臬司惹笑柄 造假信观察赚优差 (293)

第二十四回

摆花酒大闹喜春堂 撞木钟初访文殊院 (308)

第二十五回

买古董借径谒权门 献巨金痴心放实缺 (324)

第二十六回

模棱人惯说模棱话 势利鬼偏逢势利交 (338)

第二十七回

假公济私司员设计 因祸得福寒士捐官 (350)

第二十八回

待罪天牢有心下石 趋公郎署无意分金 (362)

第二十九回

傻道台访艳秦淮河 阔统领宴宾番菜馆 (378)

第三十回

认娘舅当场露马脚 饰娇女背地结鸳盟 (393)

第三十一回

改营规观察上条陈 说洋话哨官遭殴打 (411)

第三十二回

写保折筵前亲起草 谋厘局枕畔代求差 (427)

第三十三回

查帐目奉札谒银行 借名头敛钱开书局 (442)

第三十四回

办义赈善人是富 盗虚声廉吏难为 (459)

第三十五回

捐巨贲纨绔得高官 吝小费貂珥发妙谗 (475)

第三十六回

骗中骗又逢鬼魅 强中强巧遇机缘 (489)

第三十七回

缴宪帖老父托人情 补札稿宠姬打官话 (504)

第三十八回

丫姑爷乘龙充快婿 知客僧拉马认干娘 (517)

第三十九回

省钱财惧内误庸医 瞒消息藏娇感侠友 (532)

第四十回

息坤威解纷凭片语 绍心法清讼诘多才 (544)

第四十一回

乞保留极意媚乡绅 算交代有心改帐簿 (559)

第四十二回

欢喜便宜暗中上当 附庸风雅忙里偷闲 (571)

第四十三回

八座荒唐起居无节 一班齷齪堂构相承 (583)

第四十四回

跌茶碗初次上台盘 拉辫子两番争节礼 (597)

第四十五回

撞受民词声名扫地 渥承宪眷气焰熏天 (614)

第四十六回

却洋货尚书挽利权 换银票公子工心计 (631)

第四十七回

喜掉文频频说白字 为惜费急急煮乌烟 (646)

第四十八回

还私债巧邀上宪欢 骗公文忍绝良朋义 (657)

第四十九回

焚遗财伤心说命妇 造揭帖密计遣群姬 (673)

第五十回

听主使豪仆学摸金 抗官威洋奴唆吃教 (689)

第五十一回

复雨翻云自相矛盾 依草附木莫测机关 (707)

第五十二回

走捷径假子统营头 靠泰山劣绅卖矿产 (724)

第五十三回

洋务能员但求形式 外交老手别具肺肠 (740)

第五十四回

慎邦交纤尊礼拜堂 重民权集议保商局 (755)

第五十五回

呈履历参戎甘屈节 递衙条州判苦求情 (766)

第五十六回

制造厂假札赚优差 仕学院冒名作枪手 (786)

第五十七回

惯逢迎片言矜秘奥 办交涉两面露殷勤 (807)

第五十八回

大中丞受制顾问官 洋翰林见拒老前辈 (820)

第五十九回

附来裙带能谄能骄 掌到银钱作威作福 (836)

第六十回

苦辣甜酸遍尝滋味 嬉笑怒骂皆为文章 (849)

附录 清代的官制 (860)

第三十四回

办义赈善人是富
盗虚声廉吏难为

话说王慕善这日正在局里请客吃酒，忽然走进来两个堂子里的娘姨、大姐，笑嘻嘻的朝着他说：“我们先生就来。”王慕善一看，来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相好西荃芳花媛媛的一个大姐，名叫阿金；一个娘姨，名唤阿巧的。倒是前个月里过节，王慕善短欠这花媛媛十二台酒钱，九十六个局钱，节边正因转运不灵，没有送去。花媛媛的母亲平时因见这位王大少来往的很有几个大人老爷，谅非安心漂帐的人，一时掉头不转，也是有的；因此并未叫娘姨、大姐上门来讨，以为过节之后，只要王大少仍旧前来照应，这钱终究要还的。谁料自从节前顶到如今，王大少一趋未曾光降。到局里问问，总说在家里，到公馆里问问，又说在局里：打定主意，总不叫你见面。后来又听他同走的朋友讲起，说王某人节后又做了百花底的周宝宝，两人十分要好，不到一月，已经吃过三个双台，碰过八场和。花媛媛的娘心上恨极了，几次三番的要去候他，总被他预先得信，不是从后门逃走便是赖在周宝宝房间进住不出来。因此，花媛媛的娘一连候了几日未曾候到，只得天天仍旧到书局里来跑。

后来碰到过一次，花媛媛的娘本来要同他拼命的，禁不起他花言巧语，下气柔声，一味的软缠，央告花媛媛的娘道：“姆妈不要动气。实因前帐未付，没脸登门，并非不放在心上。”又道：“姆妈，我的事情你是晓得的。目下我这书局，新马路宋子仁宋大人，铁马路做善举的申义甫申大人，都肯帮我银子，把局面着实还要撑大。目下他们几位都已答应，但是银子还未到手；等到他们把钱一送来，头一注就先拿来还你。非但酒钱、菜钱两三百块算不得什么，并且我从前许过媛媛送他一副金钏臂，如今也

要了此心愿。请你今天先回去，我少则十天，多则半月，一定不会误你事的。”花媛媛的娘道：“大少，人心是肉做的！你春天来做我们媛媛的时候，还是个小先生；如今……”王慕善不等他说完，便道：“你不要说了，我有什么不晓得的。将来银子下来的多，我还要讨媛媛做姨太太哩。你就是我的丈母娘。我讨了媛媛，接你丈母娘一块同住。”花媛媛的娘道：“大少，你只要把局钱、菜钱算还给我就够了！别的好处我亦不敢想了！”王慕善道：“事情将来定规要如此办，你放心罢了。”花媛媛的娘只得权时隐忍而去，连他跳槽的事亦未揭穿。

谁知过了半个多月，仍无消息。花媛媛的娘一连又叫人来过两三趟，无奈总不见面。他这书局乃开在靶子路北面，来一趟非轻易。花媛媛的娘急了，乃买通王慕善的车夫。车夫便告诉他：“几时几日开局，我们东家一定在这里的，你们尽管来就是了。”花媛媛的娘记在肚里。谁知到了开局的那一天，王慕善早已防备，预先托了宋子仁替他到营里借了四名亲兵，穿着号褂子站在局门口，弹压闲人；又请巡捕房派了两个华捕，帮同禁阻，一切闲杂人等毋许擅入。

却说花媛媛的娘这日有事在心，一早便唤女儿起身。收拾停当，已有十一点半钟；及至走到，不差亦有半点钟了。只见人来客往，马车包车，着实不少。花媛媛母女两个晓得此时不便，又在外茶馆里等了半点钟，看看来的人已去大半，方同了阿金、阿巧趑至门前。亲兵、巡捕拦阻不准进去。媛媛母女二人面孔究竟还嫩，禁不起呼喝，便退了出来。毕竟阿巧心机灵巧，便道：“既到此间，那有不见之理！”便让媛媛母女仍到茶馆里去坐，他就拉了阿金硬闯进去。巡捕喝问何人。阿巧便说是王老爷自己公馆的人。巡捕不便阻拦，任其扬长进去。王慕善一见，果然大吃一惊。台面上正是一班贵客，倘若闹穿，诸多不便。急能生巧，便道：“你们来得极好。我家大老爷本来有封信在这里，我因为有事，所以还没送来。如此，就托你二人带了去，省得我走一

趟。”说罢，趁着到房取信为由，把阿金、阿巧一直领到帐房。先埋怨他不该当着大众坍我的台，又说：“上下不过几天，怎的就急到这步田地？”阿巧道：“事情并不与我相干。他娘儿两个一定要来，同在茶馆里；大少，你自己同他去说罢。”王慕善绉绉眉头，道：“我正在这里有事，他们偏偏要来同我胡缠！”阿巧道：“这是你自己不好，说话不当话，也怪不得别人。洋钱一时来不及，多少给他们几个，陆陆续续的开销点，他们也不来找你了。”王慕善晓得今天的事非钱不能了结，硬硬头皮，从帐房柜子里取出昨儿新借来的一封洋钱，数了数，除用之外，只剩得六十多块了。于是把零头留下，先拿五十块钱给媛媛。又拿十块给阿金、阿巧平分，求他二人快快劝他母女回去，有话过天再说。阿巧、阿金见钱眼开，乐得做好人，拿着洋钱，倒反千恩万谢而去。

王慕善见他二人走出大门，方把一块石头放下。重新赶到客堂入席，连说：“对不住！……”又道：“刚才来的两个人，说也好笑：他先生就是普庆里的洪如意。还是家兄去年路过上海的时候照应过他几十个局，碰过几场和，吃过两台酒。等到家兄进京之后，他俩常常通信，还带过东西，都是小侄替他们传递。”宋子仁道：“令兄大人真要算个风流才子了！洪如意是由苏州来的，一切气派到底两样。”当下你一句，我一句，竟把花媛媛一段故事，丝毫未曾揭穿。

王慕善于是把心放下。举箸让菜，忽然才觉得不见了上面第二位申大善士；忙问众人：“申老伯那里去了？”宋子仁对他说：“申义翁听说为着庄上存的一笔款子，也不晓得怎样，管家来送了个信给他，他就急忙忙的去。不及关照你，托我们关照你。一打岔就忘记了。”王慕善听了，甚为气闷。只因蔡智庵有劝他代借五千银子的一句话，虽未答应，在王慕善却不能不痴心妄想。当下席散，众人告辞。

次日朱礼斋果然送到五百银子。王慕善千恩万谢，自不必

说。但是上节过节拖欠太多，五百银子换了六百几十块钱，还还局帐，还还店帐；大老官有了钱，腰把子就硬起来了，不免又要多摆几个双台以及吃大菜，叉麻雀，坐马车，看戏，制行头，都是跟着来的：不到十天，五百雪花银早花得干干净净。等到钱化完了，又想到：“宋子仁还答应过我一百银子，不免向他要来应用。”偏偏碰着这位老先生极其罗苏，又是极其小心，见面之后，问长问短；问：“局里一个月有多少开销？现在已刻了多少书？每年可趁几个钱？”王慕善于是随嘴乱编，只求搪塞过去，好拿他的银子。后来宋子仁又说了许多勉励他的话，然后拿出来一张月底的期票。王慕善钱既到手，如获至宝，便也不肯久坐，随意敷衍了几句，一溜烟辞了出来。回到局里，一看是张期票，远水救不得近火，于欢喜之中不免稍为失望。踌躇了半天，只得托本局帐房朋友，化了几块洋钱，到小钱庄上去贴现；贴了回来，又被帐房扣下五十多块，说是工匠薪工，厨房伙食，再不付，人家都要散工了。王慕善因到手只有八十来块钱，急的朝着帐房跺脚；心上虽不愿意，而又奈何他不得。八十来块钱禁不得大用，不到三天又完了。

没得钱用，只得另觅别法；又想：“钱少了，实在不够挥霍，现在不如去找蔡智庵；前天承他美意，肯替我向申义甫设法。”主意打定，便去找蔡智庵。蔡智庵听出前天申义甫的口气，晓得他一定不肯挪借，恐怕自己去说不成功，要坍台的，便道：“这话须得你老哥自己去找他，我们旁边人只能敲敲边鼓。他同老哥交情厚，自然会替老哥想法子的。”王慕善不知他用意，便道：“卑职遵大人的示。且等卑职去过之后，看是如何说法，再来禀复大人，求大人替卑职想个法儿。”蔡智庵道：“就是如此。”王慕善从蔡智庵那里出来，果然去找申大善士。进门之后，托门上人通报。门上人说：“我们大人正接着山西电报，听说山西今年闹荒年，抚台有电报来托这里汇银子去；正请了阎二老爷来，在厅上商量呢。你老还是此刻见，还是停刻见？”王慕善一思：“我

这趟来的真不凑巧！偏偏来找他，偏偏碰着他有事，但既来到此间，断无不见佛面之理。”便道：“不管是谁，你替我回就是了。”

门上人递上名片。申义甫一见是他，肚皮里就有点不愿意，心上想道：“那天蔡某人一开口就劝我借给他五千银子，好容易被我借端逃走。他今日又缠上门来，真正讨厌！”欲待不见，不料王慕善已到廊檐底下等请了。申大善士无法，只得叫“请”。见面之后，寒暄过去，申义甫不等他说话，先问他道：“你晓得了没有？”王慕善回称不知；又问：“老伯有什么事情？”申义甫道：“山西荒年，草根树皮没得吃了，现在吃人肉。抚台有电报来托我替他捐一百万银子的款，立等散放。老兄，你是晓得我的光景的，不要说是一百、八十万，就是十万、八万，三千、五千，我也得一个个的在人头上捐下来，那里有这笔闲款来垫哩。”王慕善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老伯做的是好事，如果有钱垫，自然早解去一天可以把人早救活一天。”申义甫道：“呀呀乎！兄弟若不是办的顶真，都像这样东挪西借起来，那里还能撑得起这个局面。”阎二先生也帮着申义甫，说申大先生如何勤恳，如何为难，“现在赈捐已成强弩之末，那里能像从前的容易”。滔滔汨汨，说个不了。

王慕善到此，方请教他姓字。申义甫道：“你连阎二先生阎大善人还不认得？也难为你这个老上海了！他姓阎，他的号叫阎佐之，新近由知州保举了直隶州。已经三次奉旨嘉奖，有两回上谕高头，兄弟名字底下一个总是他。”阎二先生听了，满面孔义形于色。便亦请教王慕善的名号，王慕善说了。申义甫道：“这位王大哥，就是我同你说过开办善书局的那一位。”阎二先生道：“我们中国人认得字的有限，要做善事，靠着善书，教化人终究事倍功半。倘若拿善书送给人家，人家不看，这书岂不白丢？依兄弟愚见：总不如实事求是，做些眼前功德，到底实在些。申大先生以为何如？”申义甫未及开口，王慕善道：“兄弟力量不足，所以只好刻刻书，劝化劝化人。如果本钱大，力量足，像申老伯

做的这些事我都要做的。”

阎二先生冷笑道：“做善事要本钱，任凭你一辈子都做不成！兄弟资格浅，说不上。即以我们这申大先生而论：当初他家太太老伯手里，何尝有钱。他家太太老伯起初处个小馆，一年不过十来吊钱。后来本乡里因他年高望重，就推他做了一位乡董，他老人家从此到处募捐，广行善事。俗语说：‘和尚吃八方。’他家太太老伯连着师姑庵里的钱都会募了来做好事，也总算神通广大了。他家太太老伯不在的时候，已经积聚下几百吊钱。到他太太老伯，以至他老伯手里，齐巧那两年山东、河南接连决口，京、津一带，赤地千里。地方上晓得他家肯做善事，就把他推戴起来，凡有赈捐，一概由他家经手。所以等到他家老伯去世，庄上的银子已经存了好几十万了。申老伯去世的前头几年，记得那时候我只有十三岁。有天到申府上替申老伯请安，申老伯拉着我的手，说道：‘你们小孩子家，第一总要做好人；做好人，终究有返本的。你想，我公公手里是什么光景？连顿粗茶淡饭也吃不饱。自从做了善事，到我手里，如今房子也有了，田地也有了，官也有了，家里老婆孩子也有了，伺候的人也有了。那一桩不是做善事来的？‘皇天不负苦心人’，这句话是一点不错的。’后来申老伯去世，就传到我们这位申大先生手里。申大先生更与众不同，非但场面比前头来的大，如今他老人家的顶子已经亮蓝，指日就要红了。你不听见说他们世兄即日也要保道台？真正是凤毛济美，可钦，可敬！”

王慕善听了，不胜艳羡。随向阎二先生说道：“你佐翁先生虽然不及申老伯，照此下去，发财亦是意中之事。”阎二先生道：“说那里话！我那里比得上他！‘大学’上说的‘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我现在正在这里求着哩。”申义甫道：“不用你求，山西这一趟，你亦跑不掉。现在算来算去，与其我们捐了银子汇上去叫他们去做现成好人，何如我们自己去，也乐得叫他们地方上供应供应。我们吃辛吃苦，卖了许多面子，捐了许多银子，还

不应该好好的巴结巴结我们吗。而且还可以多带几个人去，将来义赈出力，保案当中也乐得多提拔几个人。”阎二先生一迭连声的答应“是……”；又问：“大约几时可以动身？”申义甫道：“至少亦得十来天。现在顶要紧的是刻捐册；刻好了，好托报馆里替我们一家家去分送。稿子我这里已经拟好了一张，你看看，还有要改的地方没有？”阎二先生大约看了一遍，说道：“好是好，但是还少了八个字。”申义甫忙问：“那八个字？”阎二先生道：“‘经手私肥，雷殛火焚’这八个字好少的吗？你若是不把这八个字刻上去，人家一定不相信。”申义甫道：“是极，是极！这是我一时忘记，这八个字本来是不能少的。”

其时王慕善亦站起来帮着看了捐册底稿一遍，愣在旁边，一声不敢言语。后来听了他二人攀谈，方晓得其中还有这许多讲究。随后申、阎二人又议论到名字。申义甫道：“兄弟是劝捐世家，居中头一个，兄弟也不消客气的了。其余的你斟酌去罢。”王慕善至此忽然动了附骥的念头，便朝着申义甫说道：“申老伯，小侄虽是材力浅薄，这劝捐的事，自分还办得来。可否这捐册后头附上小侄一个名字？一来等小侄附骥，叫人家瞧着小侄得与诸大善士在一块儿办事，也是莫大的荣幸；再则小侄也可以借此历练历练。小侄情愿报效，捐来的钱，涓滴归公，一个薪水也不敢领。”申义甫听了他话，同阎二先生两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歇了半天，申义甫未及开言，阎二先生先发话道：“备个名字在里头，这样事倒不容易。你不要以为安个名字上去是小事；一个名字虽然只有三个字，一个字要有几百万银子的沉重。你自问你这个肩膀担得起这个沉重不能？”王慕善道：“既然如此，我去找宋子仁宋老伯做个保人，可好不好？”申义甫一想：“他这来是为借钱来的；现在借钱的话说不出口，倒想帮着劝捐，只求附个名字，我不好不答应他。而且他所来往的都是几个观察，看上去场面还不错，乐得送个人情答应了他。”便道：“并不是兄弟不相信吾兄，一定要吾兄找保人；实因事情关系者大，并不是兄弟一

人之事，兄弟也作不得主。有个保人，人家就不会批评到兄弟了。”王慕善道：“这个小侄都知道。”申义甫又道：“吾兄现在做了我们自己一家人了，但愿吾兄从此一帆风顺，升官发财，各式事情都在此中生发，真正是名利双收，再好没有。从前人说：‘为善最乐’，兄弟是过来人，难道还骗你吗？”王慕善听了，自然高兴。

阎二先生道：“现在捐册还没有刻，再一笔笔的捐起来，至快也要二十天才得动身。今年十月里乃是家慈的七十晋九的生日。上次广西赈捐请奖案内已经替他老人家请了二品封典。前月家表兄进京，顺便把诰命轴子领到。兄弟打算看个日子，借张园替他老人家热闹一天。十月里兄弟要出去放赈，不能在家里，也就借此预祝，以尽人子之心。大先生以为何如？”申义甫道：“是极，是极！显亲扬名，本该如此。佐兄不是这两年办赈，那里能够有此一番作为。如有知单公启，兄弟一定预名。”阎二先生道：“本要借重。”又闲谈了一回，彼此别去。

自从这天起，申义甫便拿红纸另写了一张“劝捐山西急赈总局”的条子贴在门口。王慕善便不时的到他家里鬼混。过了三天，捐册石印好了，下一排末了一个果然刻着王慕善的名字。王慕善看了，心上着实得意。所有捐册，除送报馆代为随报分送外，但止王慕善一个人身上就揣了五六百张。每到一处，开口三句话不离本行，立刻从怀里掏出捐册来送给人看，又指着末一个名字，说道：“这就是兄弟，现在也在这里头帮忙。诸公如要赈济，不妨交给兄弟，同送到局里都是一样的。再者，兄弟是初进去，等兄弟名下多捐几个，也替兄弟撑撑面子。”人家见他说得如此恳切，有些抹不下脸的，不免都得应酬他几块；然而大注捐款一注没有。捐了三天，捐册送掉三百多份，只捐得一百八十几块洋钱，都是些零星碎户。王慕善便有些懒惰起来。及至回到局里一问，才晓得申大先生三天不出门，坐在家里已经捐了人家十几万了。王慕善才晓得这劝捐一事，竟同做官一样，非有资格不

可。

正是有话便长，无话便短。过了几天，便是阎二先生替他老太太预祝的日子。到了几天头里，先把张园大洋房定下，隔夜带了家人前去铺设一新；又定了一班髦儿戏：发了一张知单，总共请了三百多客，都是上海有名的大人先生。到了次日，阎二先生一早起来，穿了袍褂，坐了马车，赶到张园。又把自己妾生的一个儿子带了来；这个儿子才有九岁，也扎扮着，穿着小袍套小靴帽，戴着五品顶子。说今天来的客多，好叫他帮着回拜。此外帐房家人，一共去了十来个。

阎二先生是七点钟到的张园。八点钟头一位客到，乃是这里有名的一位道台，叫做“磕头道台”。这人年纪也有四十来岁了。据他自己说，他这个道台也捐了二十来年了，指省湖北，一直没有当过差使。公馆住在上海。专候人家有喜庆等事，他便穿着衣帽前来摆阔；无论这家同他有无来往，只要是场面上的人，被他晓得了，到了这一天，一定是他头一个戴着大红顶子前来磕头的。后来大家看熟了，就送他这们一个美号，叫做“磕头道台”。人家见磕头道台无处不磕头，就有些不认得的人，偶遇家中有事，亦就发付帖子给他，等他来磕头。这位磕头道台吃量又好，每到一个人家，总要等到开过席吃过中饭才走；有时候并且连晚饭都吃了去。人家有事，人来客往，总得有人陪客。别位大人先生，就是发帖子请他光陪，来虽来，不过同点卯应名一般，一来就走，而且还有拿架子不来的；独有这位磕头道台，他一到之后，马上就替你陪客送客，一直忙碌到走，不消主人费心的。因此各家有事都要请他。

且说这天磕头道台到了大洋房里，拜过寿堂，见过主人，让坐奉茶。此时为时尚早，大洋房内空落落的一个客没有。主人阎二先生因这位磕头道台没有什么谈头，便把儿子唤过来，叫他替老伯请安。磕头道台一见，先问几岁，读什么书。阎二先生一一回答过。磕头道台又见他戴着顶子，便问：“世兄贵班？”阎二先